

永远的陪伴

——怀念我的妻子赵学义

■韩宝利



在天津市曲艺团建团六十周年之际，《赵学义白派京韵大鼓演唱专辑》最新光盘珍藏版出版发行。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正应了唐代诗人元稹悼念亡妻的两句诗：“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那就从专辑中的三段节目说起吧，专辑中的《燕市悲歌》（周汝昌作词）、《晴雯恸别》（张剑平作词）和《元春省亲》（张永生作词）三段京韵大鼓是首次出版，这是赵学义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资料，录制于2004年底。就在此前不久学义去医院检查患了病，虽然并未告诉她本人病情，但她还是有所感觉，出于相互之间的体谅慰藉，我们之间一直心照不宣。某一日，她开始逐段背诵唱词，并跟我说：“《燕市悲歌》、《晴雯恸别》，还有《元春省亲》都没有录像，我想近期把这几段录了，你去联系联系。”我听了心如刀割，但我能理解她的心情，这几段节目都是她很钟爱的，况且前些时候周汝昌先生还打来电话，特别提到听了《燕市悲歌》的录音高兴至极，作诗六首表达赞赏、欢喜之情，并说盼望能早日看到录像。一是学义素来敬仰周先生，不愿让老人遗憾，二来她天性认真、好强，她是想把自己和词作者共同费尽心血创作的节目保留下来。

于是我找到了时任天津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蔡晓江先生，只说是学义有三段节目需要录像，能否帮忙找个时间录一录，蔡主任随即联系《鱼龙百戏》栏目的总导演宋东女士，他们说赵老师多年跟电视台合作，无论是为新节目设计唱腔还是参加表演都是力求完美，她的这一点小忙我们应该帮也愿意帮。热情爽朗的宋东导演马上安排时间，录制非常顺利，赵学义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三段节目今天也才得以跟朋友们见面。赵学义逝世几天后，天津卫视即推出纪念她的专题节目并播出了《燕市悲歌》的录像，周汝昌先生看到后，在《今晚报》发表了悼念文章，对学义的早逝表示深切哀悼，其中有“见她的演艺歌声，俱臻上乘，不禁又喜又悲……”等深情文字，《燕市悲歌》成为学义留在世上的精美绝唱，艺术家之间独有的默契和相互的尊重使这一跨界合作完美成功。我在这里详尽地讲述这件事，首先是向蔡晓江先生、宋导表示最真诚的谢意，再有就是说明学义的敬业精神、为人处事在同行朋友之中尽人皆知并广受尊重，说到此处，我真是在伤感的同时感到深深的安慰。

在为专辑整理资料的日子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我们从少年开始半个世纪共同走过的日子，如一帧帧画面不停地在眼前闪过。

赵学义是1958年成立的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的首批学员，是我的大师姐，先后师从桑红林、骆玉笙两位京韵大师，1961年正式拜白（云鹏）派京韵大鼓大家阎秋霞为师，跟随阎秋霞老师学习了大量白派京韵大鼓传统曲目，慧敏的天资和对姊妹艺术的浓厚兴趣及广泛学习使她对京韵大鼓的演唱有了独特的心得，她在继承“白派京韵”传统神髓的基础上，不仅加强了唱腔的音乐性，而且加强了音乐的塑造性，丰富了白派京韵的艺术性。她精通大量“白派京韵大鼓”传统唱段，同时挖掘、整理并上演了众多失传曲目，还与词作者们通力合作，上演了大量新作品，丰富了“白派京韵”的内容。她的很多代表作如：《宝玉娶亲》、《哭黛玉》、《鉴湖女侠》、《绿衣女》、《凤仪亭》、《哭祖庙》等至今已经成为了曲艺舞台上的保留节目，也是业内同行公认的“上乘佳作”。所以说她既是“白派京韵大鼓”第三代传人中无可替代的领军人物，又是“白派京韵大鼓”女性化成功的典范。因了她稳重内敛的性格和深蓄简出的表情方式，以及对曲艺音乐广博的修养、对文本内涵的深刻理解，她的演唱都不仅传承深化了作品的文学底蕴，并且在艺术上奠定了“白派女性化”成熟的风格体式。从而使这一娓娓而谈、如泣如诉、更具“阴柔”优美风格的鼓曲形式，不止在热衷传统文化的津门延续，并且更加标定了“白派京韵现代化”的样板。她应该是“白派京韵”优美风格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杰出代表。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赵学义在完成演出任务的同时，担负起为众多鼓曲作品谱曲创腔的工作，她创作的唱腔涉及京韵不同流派及梅花大鼓、天津时调、单弦、河南坠子等多个曲种，特别是在梅花大鼓的唱腔改革和音乐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她一生为天津几代鼓曲演员创作、设计唱腔多达二百余段，大量作品在历次全国曲艺大赛中获奖，很多节目至今仍然在舞台上长期演唱，成为演员们的保留曲目。同时还为历届中国曲艺节、北京国际曲艺节、中国评书评话展演、全国青年鼓曲大赛等重大活动创作了大量曲目，堪称多产高质的曲艺音乐家。

赵学义之所以成为中国曲艺史上值得一书的人物，还在于她为培养新一代曲艺演员作出的巨大贡献。1976年，国家文化部指示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曲艺团恢复推出梅花大鼓以及新人新作，学义和我受命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组织上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当时的军代表和王莘局长当着我们的面向曲艺团领导发令“从创作到选演员、乐队配备到排练都听他们的，有什么困难及时解决，给



他们最大的方便”。当时太年轻，竟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没有完成任务的压力，只是觉得这是一件让梅花大鼓再上舞台的大好事，必须尽全力做好。这个时候我俩不禁共同感叹命运的机缘巧合，回忆少年时一段让我们受益匪浅的学习经历，1962年曲艺界的老领导刘瑞森、赵魁英、王济等人认为金派梅花大鼓不能失传，需找一名聪明踏实、悟性强、底蕴厚的演员继承下来以利于今后的传承和研究，于是找学义和我谈了话并明确了学习意义和重要性，曲艺团隆重请来金派梅花大鼓名宿周麟阁先生，周先生在第一届“津门曲荟”梅花专场上的演唱艺惊四座，引起轰动，学义和我敬重老人家人品出众艺德高尚，表示一定认真学习，周老先生从演唱、鼓套子和三弦弹法等各个方面细致入微地教授，我们用心刻苦地学习，正正统统、规规矩矩地学会了《劝黛玉》和全本“带四季”的《黛玉悲秋》，这对于后来我们对梅花大鼓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赵学义慧眼识人，她认为当时正在学习刘派京韵大鼓的青年演员籍薇，嗓音优美、气质娴雅，是担任演唱的最佳人选，她在演唱表演等各个方面对籍薇进行全面培养，为她量身定制了全新唱腔，新作品一经推出即大获成功。后来籍薇又连续三次获得全国汇演一等奖，有“三连冠”的美称，成为了新时代梅花大鼓的代表人物，并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化部文华奖、中国金唱片奖。现任中国曲艺协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的籍薇，每每谈到赵老师对梅花大鼓的贡献和对她本人的培养，总是感慨良多，赞不绝口，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学义除舞台演出外长期担任天津市曲艺团青年演员的指导老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1986年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建立，赵学义被聘请为兼职教师直至去世，历时二十年，桃李丰茂遍及京津。她因材施教呕

心沥血，为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两个重要曲种培养出众多优秀青年艺术家。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王喆、冯欣蕊就是她教授的曲校高材生，在学义多年的精心培养下她们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王喆获全国鼓曲演唱大赛金奖的梅花大鼓《风筝情》；冯欣蕊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的京韵大鼓《邓小平到开发区》、获“侯宝林奖”中华青少年曲艺大赛金奖的《世纪树》；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王莉获全国鼓曲演唱大赛金奖的京韵大鼓《庞统献计》；青年演员郑菲获全国鼓曲演唱大赛铜奖、“侯宝林奖”中华青少年曲艺大赛优秀表演奖的京韵大鼓《元春省亲》，这些作品都是学义亲自设计唱腔、倾心指导她们演唱表演，不仅荣获大奖而且成为她们各自的保留曲目。在学义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卧病创作了梅花大鼓《红梅花开》的唱腔音乐，王喆凭此一曲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留下一段感人的曲坛佳话。她的历届学生都在不同岗位上表现出色，他们的艺术成就倾注了学义毕生的心血。学义出色的成就也获得了各级领导和业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被评为第一届天津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她是“侯宝林奖”中华青少年曲艺大赛园丁奖的惟一获得者。

朋友们、观众们对于赵学义的了解主要在她那辉煌的事业成就上，而我作为与她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的终



身伴侣，在她离去以后，更多的是在追忆她的艰辛和不易，在生活中，从我在少年训练队暗恋的大师姐，到温柔的妻子；从能干的年轻母亲，到慈爱的外祖母。在事业上，从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到成就卓著的鼓曲艺术家、曲艺音乐家、曲艺教育家，学义的角色随着年龄在转换，而我的身份却仿佛固定了一般，总是那个需要她照顾关爱督促提醒的师弟。

在我们的家庭里，学义是绝对的“女一号”，她操持家务、抚养女儿、照顾老人都是细致周到，且从不偷懒，绝无抱怨，业务上也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甘落后。而我则是性情散淡、喜闲喜静，家务上想给她帮忙也帮不上，业务上有时候也难免拖延，每当这时候，学义就不断催促，不断向我重复自己的音乐构思和唱腔设想，直到我踏实地坐下拿起纸笔，夫妻俩一同投入创作为止。我们的合作优势显著，因为夫妻间没有顾忌，任何观点都可以毫不隐晦、直截了当地表达，没有迁就更不用客气，有时仅为一句唱腔、几小节的音乐旋律竟会争执不休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这样出来的作品是真实而完整的，我们的一个又一个新唱段就是这样诞生的。

朋友们都说学义和我是“最佳搭档”，无论是演出、设计唱腔还是撰写专著，都是我们共同完成，其实在这些创作过程中，学义的付出远远超过了我。她作为演员，在本职工作上付出的精力体力已经很多，而我们共同设计创作的唱腔音乐大多都是由她进行构思布局甚至完成基础唱段，我再协助她进行整体的调整和完善，她谙熟大量戏曲曲艺的经典唱腔，善于从容驾驭各种音乐语汇，尤其是她勤谨认真、追求完美的艺术理念，使我在创作上对她依赖性十足，我这可算是绝对的“少干活，多沾光”了。比如，梅花大鼓的音改成功她应居首功，而1987年在四川成都举行全国“曲艺音乐学术研讨会”却是我应邀参加并宣讲论文；“海峡两岸曲艺音乐研讨会”给她的论文命题是“白派京韵大鼓的传承和发展”，而梅花大鼓的论文还是由我宣讲。学义演唱《宝玉娶亲》荣获首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而我却荣获了牡丹奖至今为止惟一的一届“音乐奖”，获奖的作品可是两人合作的呀，这可又是沾了老伴的光，仔细想来，没有她几十年来的帮助督促和支持，我哪里会有今天的成绩呢？

在守候她的最后日子里，看着她安然熟睡，我觉得自己的幸福生活就要戛然而止，我不知道该怎样度过没有她的漫长孤寂的余生岁月。我默默发誓，今后再也不写唱腔音乐了，学义走了，也把我对生活和事业的热情带走了。

那段时光很难熬，尽管孝顺的女儿女婿、可爱的外孙外孙女、可亲的学生朋友同事们，大家的关怀鼓励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但是我仍然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伤中不能自拔，搞唱腔设计更是想都不能想，因为没有学义，没有了她的合作，没有了她的启发，也没有了她的催促，只有拿起纸笔就会更加想念她的悲苦，我觉得独自活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试探性地跟我谈起一个话题，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排演参加“五个一”工程评选的大型话剧《望天吼》，特请著名导演王延松先生执导，剧的开始需要一段具有天津地方色彩的音乐，导演和编剧之一、院长钟海先生决定采用曲艺元素创作唱段，因此也就自然地想到我，希望我来完成，碍于朋友的情面，我勉强答应去跟导演谈谈。

第一次进入天津人艺排练厅，迎上来的是老艺术家路希老师，老先生和我紧紧的拥抱后抚着我的肩膀热泪长流，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最后动情地说：“学义走了，我们也很难过，你天天以泪洗面，这可不好，要保重，还要做事，让学义放心！”路希先生的话在我心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夫妻多年的合作者、曲艺作家朱学颖先生在吊唁学义时也是发自肺腑地说过同样的话。静下心来想想，不仅两位前辈，几乎所有关心我的人都这么希望，而我却长久地沉湎在悲哀伤痛中，任由自己这样消沉下去，学义会放心吗？这是她想看到的情况吗？这是她所希望吗？

我想起了她最后的岁月，学义是2006年初去世的，2005年起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就是在这一年中，她强撑着虚弱的病体，创作了《月圆今宵》、《十大名山》、《雪夜霜天》、《红梅花开》和第五届中国曲艺节天津专场的鼓曲联唱《万卉争春》，并带病坚持到文联的排练现场去指导青年演员排练，还有市政府春节双拥晚会，共计六段节目，其中有两段获得全国大奖。梅花大鼓《红梅花开》是在2005年就开始酝酿设计，直到她去世前几天才几经修改，最后定稿的。我又想起了她临终时说的那些话，除了对我、对女儿和孙辈们的嘱咐之外，更多地还是关于事业，关于学生们，她甚至把每一位学生的优长和不足都一一交代给我，并一再说“不能撒手不管！”她已经料定我会悲观消沉才这样叮嘱的，她定是希望我继续我们俩的事业，并且愉快地生活。而我，我要怎么做她才高兴，才放心呢？那当然是按照她的心愿去做，首先就从《望天吼》开始吧。

我尽量控制悲痛，集中精神，认真翻阅了学义生前的一些作品，其中让我受启发最大的是她为王毓宝老

师谱曲的《津卫六百年》，回忆当初她向我阐述创作此段时的总构思，我心中一亮，继而有了初步方案，仅用两天就完成了剧情需要的一段音乐，导演王延松先生听后非常激动，说这段音乐激发了他新的灵感，决定对全剧进行调整，同时希望我担任全剧的音乐创作，这样的肯定和信任鼓励了我，这种全新的尝试激励着我，我必须继续这项工作了。话剧《望天吼》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我也逐渐走出了伤感的阴影，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这个全新生活的开始，是家人、学生、至爱亲朋的关怀，更是学义给我的启发和提醒，又是你呀，我的师姐，我的爱妻，我的知音！

在学义离去的几年中，我参加了中国曲协的多次重大活动，中宣部“中华好人”宣传演出活动和我们天津市曲艺团的重要演出项目，完成了二十几段曲艺新作品，总是感觉学义从没离开我，我经常要坐在她的照片前说说话，每次创作之前总先想着她会是什么方案，要出怎样的点子，有几次当真“卡壳”、苦思不得其法，我就把唱词、纸笔整齐地摆放在她专用的书桌上静静地凝视着她的照片，昔日共同创作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仿佛她就坐在我的身边，每每竟会灵感忽现，难题解决，顺利完成作品。这几年我尽量改正她对我经常提出的处事等方面的缺点和散淡的惰性，应邀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比如连任三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三弦专业学会副会长，担任上海音乐学院三弦专业特邀指导老师，多次担任民乐比赛评委，应邀到北京、山东、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创作曲艺音乐并指导排练，在以前，有些事务我或许会婉言谢绝，但是现在没有，我总是想如果学义知道会同意我这样做吗？想到这里，我就会欣然应允，认真完成任务，不敢懈怠。

家人学生和朋友们都觉得我改脾气了，我学会了人对事更加淡定平和，学会了接受善意的关怀并为此感到愉快，学会了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我年轻时欠缺的，也是学义多次提醒，而我总是心服口服的，现在我要努力做好，让老伴放心、高兴。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很多关心我的朋友也总是因为学义的过早离去而感到惋惜，心疼我老来失去了少年时的伴侣，我衷心地感谢大家！在我心中，学义一直没有离开我，她在冥冥之中一如既往地帮助我，陪伴着我，鼓励着我，期望我做好她的未竟事业，而我也会在她永远的陪伴鼓励下，继续对曲艺音乐事业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杜佳）